

樂天知命

林心正

樂天知命是中國人向來推崇的人生觀，道家、儒家、佛家、禪宗在這一點上，似乎是相通的。

孔子是相信天命的，他自述「五十而知天命」，知了天命怎麼樣？不是更憂慮，而是更曠達。孔子這個人是很會生活的，事情要做，復周禮的使命不忘，絕大部份的時間和精力花在事業上，不是周遊列國「兜售」他那一套政治主張，就是專心教育學生。當孔子在魯國擔任司寇（現司法官）以後，魯國不久就大治了，並且有逐漸強盛的趨勢。魯國內政的日益穩定最使齊國感到惶恐不安，於是就用計離間了魯君和孔子的感情，孔子

見魯君既對自己冷淡，又不理國政，知道留在魯國無益，乃傷心的離開故鄉，周遊列國，以發展自己的抱負和主張，這時孔子已經五十歲，他首先到的地方是衛國，在衛國待遇雖然很好，但行動卻處處受人監視，不能得到衛君的信任，孔子十分感慨，只留住幾個月就辭謝而去了。

不久，孔子經過匡城，不料被匡人所圍。原來，這時的匡城發生了戰事，全城正處於戰爭的狀態，孔子一行人的進城，當然會使匡人戒懼和敵視，孔子不願以武力解決，所以就被困在城內，進退不得了。匡人的蠻橫，使得有些弟子恐慌，然而孔子鎮定



海外來鴻



如常，並且仍照樣為弟子講學安慰他們。有一次孔子正在屋內彈琴歌唱，神態怡然自得的時候，子路看見了，就入屋問道：「情況這麼危急，夫子為什麼還敢唱彈作樂？」孔子告訴子路：「你先靜下來，我解釋給你聽，我忌諱窮困已經很久了，仍不能免於窮困，這就是命當如此。」我力求通達已經很久了，但還是無法通達，這就是時機未到。在堯舜的時代，天下沒有窮困的賢人，並不是因為他們很聰明。在桀和紂的時代，天下沒有得志的賢人，也並不是因為他很平庸。其實，那是時機和形勢不同所造成的呀！知道窮困是由於天命，知道不通達是由於時機，面臨大災難才能毫無懼怕和怨恨，這就是聖賢與一般人不同之處。『由呀！你去休息吧！』雖然我不得時，但是我是順天命而行，匡人又能對我如何呢？」受困的第五天，果然就有一位將軍前來謝罪，說道：「前幾天，我們一直誤認您是曾經帶兵騷擾過匡城的陽虎，因此讓夫子受委屈了，真是冒昧，請夫子恕罪。」終於解圍而出。

孔子的事業除了教育之外，都不成功，

但是並不影響他人格的偉大，並不如有些人所認為的整天憂心忡忡，悲憤填膺。他過得還算快活，與學生討論討論學問，探討治國治民的大道理，雖屬紙上談兵，也不失一樂也。賢來時隨學生一道遊山玩水，領略大自然之美，更是人生之一大樂事，在我們讀《論語》時，我們的腦海中清楚地浮現出一位活得雖不得志，但卻活得頗瀟灑的學者形象來。

莊子也是相信天命的，他似乎活得更灑脫，不過莊子似乎離我們太遠，莊子太聰明、太超脫，我們常人很難仿效，比較孔、莊二人，孔子近聖，莊子近仙，聖人可學，仙人就難學了。

陶淵明倒是更近人情的，他做過縣令小官，因不屑與士族同流合污，不為五斗米折腰，於四十一歲那年棄官歸田，過著躬耕隱居的生活。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，他的解官歸隱寫的「歸去來兮」辭，最能表現他樂天知命的人生觀。我們不妨摘引文章最後兩段以品味之。

歸去來兮，請息交以絕游，世與我而相

遣，復駕言兮焉求！悅親戚之情話，樂琴書以消憂。農人告余以春及，將有事乎西疇，或命巾車，或棹孤舟，既窈窕以尋壑，亦崎嶇而經丘。木欣欣以向榮，泉涓涓而始流，羨萬物之得時，感吾生之行休。

已矣乎，寓形宇內復幾時，曷不委心任去留。胡為遑遑欲何之。富貴非吾願，帝鄉不可期。懷良辰以孤往，或植杖而耘耔。登東皋以舒嘯，臨清流而賦詩。聊乘化以歸盡，樂夫天命復奚疑。看！陶淵明筆下，他的躬耕生活多麼瀟灑、多麼自由、多麼愜意、多麼的美！

「樂天知命」的概念最早可能出自「周易」，「周易」的「繫辭傳上」有這樣一段話。

「易」與天地準，故能彌綸天地之道。仰必觀於天文，俯以察於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，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。精氣為物，游魂為變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與天地相似，故不違。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，故不過，旁行而不流，樂天知命，故不憂，安土敦乎仁，故能愛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

成萬物為而不遺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，故神无方而「易」无體。

這段話核心內容是「樂天知命」。故首先強調「周易」通天究地，知明曉幽，察始覺終，知神知鬼的偉大，然後提出人生的根本道理，這就是與天地同道，樂天知命，安土敦仁，其中樂天知命是中心。

樂天是知命的前提，而樂天又必須以「順天」為前提。順天有兩個意思，一是順從自然之規律，遵循自然之規律，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順天識時。另一個意思是「正性」，所謂「正性」，就是按照人的本性去行事，人的本性也是「天」，順天也包括正性。人如果能夠以順天的態度去生活，那就能和大自然合為一體。自然也就其樂融融了。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就是順天正性的態度，他認為他去做官是「以心為形役」，是自己折磨自己，而如今退隱，則是解脫了枷鎖，回歸了人的本性，大自然是我們的母親，回到了母親的懷抱，怎能不欣喜萬分呢！

樂天知命的命，不是命運，而是天命與性命的「命」。知為「認定」，知命是指按照

海外來鴻



自然的規律和人的本性去行事。

人生在世，「順天」固然不易，「正性」更難。在現實生活中，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違反人性的行為，如九一一恐怖事件。

人性有兩層面，自然之性，諸如：食、衣、住、行之類的需要；社會之性，諸如：道德、審美、求知之類的需要。自然之性與社會之性緊密聯繫，缺一不可。我們辦任何事，都要從既尊重自己的人性，也尊重別人人性的立場出發，否則就難獲得滿意的結果，就算私利、私怨得到了滿足。如果這種滿足是以犧牲別人的正常權益，來換取的話，即算別人無力報復你，你日後捫心自問也會愧悔、歉疚、良心不安，只要你還良心未泯的話。

樂天知命，重在一個「樂」字，樂是對人生的一種達觀的態度，一種超越具體功利的審美觀點，人生之苦，大多在於過於執著在功利上，諸如有金錢、名譽、地位之類。有了這些東西纏身，人就超脫不起來，當然也就快樂不起來。

這種情況就是陶淵明所說「心為形役」，

老子、莊子視功名利祿為罪魁禍首，莊子就明確提出「無功」、「無名」、「無己」的三無主張。當然像老莊這樣完全無視功名利祿也不完全可取，人生在世，誠如國父所說：「有一人的智慧，為一人服務，有十人、百人的智慧，為十人、百人服務，有千萬人的智慧，為千萬人服務，有能力的人，還是服務的越多越好，貢獻的越大越好，完成人生以服務為其終極目標。」

樂天知命告訴我們「一貫弟子，即知一道之可貴」，又有「天命在身」（不可匿道不現），應該多多把握機會，成全別人，竭一己之力，造千萬人之福，服千萬人之務。人人都是我們服務的對象，時時都是服務的良機，處處都是服務的場所，事事都是服務的題材，只要有心為別人服務，無時無地不可為，無人無事不可行，生前給的越多，死後留下的越多，正因如此才能永遠活躍在每個人的心中，讓別人永懷長思。如老子所說：「死而不亡者壽。」

如此才是樂天知命的最高境界，願以此與大家共勉。